

青少年知识名著译丛

# 安徒生童话 (四)

黄兵明 主编

北京银冠电子出版有限公司

## 目 录

香肠栓熬的汤二.....	1
◎ 识字课本二.....	1
◎ 老 墓 碑.....	22
◎ 姑 妈.....	28
◎ 墓 里 的 孩 子.....	38
◎ 老 路 灯.....	48
◎ 老 房 子.....	71
◎ 天 鹅 的 窠.....	86
◎ 创 造.....	89
冰 姑 娘一.....	96
◎ 1 . 小 洛 狄.....	96
◎ 2 . 走 向 新 的 家.....	108
◎ 3 . 叔 父.....	116
◎ 4 . 巴 贝 德.....	123
◎ 5 . 在 回 家 的 路 上.....	141
◎ 6 . 拜 访 磨 坊.....	144
◎ 7 . 鹰 窠.....	150
◎ 8 . 客 厅 的 猫 透 露 出 的 消 息.....	156
◎ 9 . 冰 姑 娘.....	159
◎ 1 0 . 巴 贝 德 的 干 妈.....	163
◎ 1 1 . 表 哥.....	167
◎ 1 2 . 妖 魔.....	171
◎ 1 3 . 在 磨 坊 主 的 家 里.....	176

◎ 14 . 夜里的梦幻.....	180
◎ 15 . 结 尾.....	183

# 香肠栓熬的汤二

## ◎ 识字课本二

主人到了城里.跳舞和欢乐的季节已经开始了;不过在这种快活无比的时候,老爷突然死了.太太不能穿那样美丽的时装.她感到悲伤,她从头到脚都裹上暗黑色的丧服;连一条白色的缎带都没有.全部仆人都穿上了黑衣.甚至他们的大马车也蒙上了黑色细纱.

这是一个寒冷.结冰的夜.雪发出闪亮的莹光,星星在眨眼.沉重的柩车载着尸体从城里开到家庭的教堂里来;尸体将要埋葬在家庭的墓室里.管家和教区的小吏静静地骑在马上,举着火把,在教堂门口守候.教堂的光照得很亮,牧师站在教堂敞开的门口迎接尸体.棺材被抬到唱诗班里去;所有人都在后面跟着.牧

师发表了通长篇大论，大家唱了一首圣诗。太太也在教堂里；她是坐在蒙着黑纱的轿车里来的。它里里外外全是一片黑色；人们在这个教区里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凄凉场景。

整个冬天大家都在议论着这位老爷的葬礼。“这才算得是一位老爷的入葬啊。”

“人们能看出这个人是多么举足轻重！”教区的人说。“他出生时很尊贵，埋葬时也很尊贵！”

“这又有什么用呢？”裁缝说。“他现在既没有了活力，也没有了财富。这两样东西中我们至少还有一样！”

“请不要这么讲吧！”玛伦说，“他在天国里永远是长生不死的！”

“谁告诉你这话，玛伦？”裁缝说。“死尸只不过是很好肥料罢了！但这人太高贵了。连对泥土也没有有什么用，因此只好让他静静躺在一个教堂的墓室里！”

“不要说这种冒犯神的话吧！”玛伦说。“我再对你

讲一次，他是会永生的！”

“谁告诉你这话，玛伦？”裁缝又说了一遍。

玛伦把她的围裙包在小拉斯木斯头上，不给他听到这些不敬的话。

她哭泣起来，把他抱到柴草房里去。

“你听到的话亲爱的拉斯木斯，不是你爸爸说的。那是一个魔鬼，在屋子里走过，借你爸爸的声音讲的！祷告上帝吧。我们一块来祷告吧！”她把这孩子的手合起来。

“如今我安心了！”她说。“记住要依靠你自己，要依靠我们的上帝！”

一年的丧期结束了。寡妇现在只戴着半孝。她的心里很高兴。

外面有些风言风语，说她已经有了一个求婚者，并且想要结婚。玛伦晓得一点线索，而牧师了解的更多。

在棕枝主日那天，寡妇和她的爱人的结婚预告做

完礼拜之后就公布出来了。他是一个雕匠要不就是一个刻匠，他的这行职业的名称还不大有人知道。在那个时候，多瓦尔生和他的艺术还不是每个人所谈论的话题。这个新的主人并不是出自贵族，但他是一个非常高贵的人。大家说，他这个人不是平常人所能理解的。他雕刻出人像来，手艺非常高超；他是一个美貌的年轻人。

"这又有什么用呢？"裁缝奥尔塞说。

在棕枝主日那天，在牧师的讲道台上宣布出结婚预告来了。然后大家就唱圣诗和领圣餐。裁缝和他的妻子和小拉斯木斯都在教堂里；爸爸和妈妈去领圣餐。拉斯木斯坐在座位上。……他还没有受过坚信礼。裁缝的家里有一段时间连穿的衣服都没有。他们所有的几件旧衣服已经被翻改过了好几次，补了又补。如今他们三个人都穿着新衣服，不过颜色都是黑的，似乎他们要去参加什么悲惨的葬礼似的，因为这些衣服是用盖着柩车的那块黑布缝的。丈夫用它做了一件上衣

和裤子，玛伦做了一件高领的袍子，拉斯木斯则做了一套可以一直穿到受坚信礼也不会破的衣服。枢车的盖布和里布他们全利用了。谁也不知道，这布以前是做什么用的，不过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个秘密了。那个“半仙”斯梯妮和一些同样聪明，但不靠“道法”吃饭的人，都说这衣服给这一家人带来灾难和疾病。“一个人除非是要走进坟墓，不然是决不可以穿蒙枢车的布的。”

木鞋匠的女儿约翰妮听到这话就哭起来。事有凑巧，从那天起，那个裁缝的情形变得一天不如一天，人们很容易看出准会要从此背运了。

事情显得很明白了。

在三一主日后的那个礼拜天，裁缝奥尔塞终于死了。现在只有玛伦孤单单一个人来支撑这个家庭了。她坚决要这样做；她依靠自己，依靠我们的上帝。第二年拉斯木斯受了坚信礼。这时他到城里去，跟着一个有名的大裁缝当学徒。这个裁缝的案板上没有十

二个伙计做活；他只有一个。而小小的拉斯木斯只算半个。他很快乐，很心满意足，不过小小的约翰妮哭起来了。她爱他的程度超过了她自己的想象。裁缝的寡妇留守在老家，继续做她的工作。

这时有一条新的公路给开辟出来了。柳树后边和裁缝的房子旁边的那条公路，如今成了田埂；那个水池变成了一潭死水，长满了浮萍。那个路碑也倒下来了。……它现在什么也不能代表；但那棵树还是活的，既强壮，而且漂亮。风儿在它的叶子和枝丫中间发出索索声。

燕子飞走了，欧椋鸟也飞走了；它们可以在春天又飞回来。当它们第四次飞回来的时候，拉斯木斯的学徒期已经结束了，也回来了。他虽然很消瘦，但是却是一个漂亮的年轻人。他现在想背上背包，到外国旅行去。这就是他的心愿。可是他的母亲留住他不放，家乡到底是最好的地方呀，别的几个孩子都流散四方了，他是最年轻的，他应该待在家里。只要他留在这个地

区里，他的工作一定会做不完。他可以成为一个流动的裁缝，在这个田庄里做两周的工，在那个田庄里呆半个月就行啦。这也是旅行呀。拉斯木斯听从了母亲的劝告。

他又在他故乡的屋子里住下来了，他又坐在那棵老柳树底下，听它唱歌。

他是一个外貌英俊的人。他能够像一个鸟儿似的吹口哨，唱出新的和旧的歌。他在所有的大田庄上都受到大家的喜爱，尤其是在克劳斯·汉生的田庄上。这人是这个地区里第二个有钱的农场主。

他的女儿爱尔茜像一朵最可爱的鲜花。她总是笑着。有些心怀叵测的人说，她笑是为了要露出美丽的牙齿。她随时都会笑，并且随时有心情开玩笑。这是她的性格。

她爱上了拉斯木斯，他也深深地爱上了她。但是他们没有在口头上表示出来。

事情就是这样；他心情变得沉重起来。他的性格

很像他父亲，而不太像母亲。只有当爱尔茜来的时候，他的心情才轻松快活起来。他们两人一起笑，讲风趣话，开玩笑。不过，虽然适当的机会倒是不少，他却从来没有私下吐出一个字眼来表白他的爱情。“这有什么用呢？”他想。“她的父亲为她找有钱的丈夫，而我很穷。最好的办法是离开此地！”然而他不能从这个田庄离开，似乎爱尔茜用一根线把他牵住了似的。在她面前他仿佛是一只受训良好的鸟儿：他为了她的快乐遵照她的意志而唱歌，吹口哨。

木鞋匠的女儿约翰妮就在这个田庄上当佣人，干一些普通的粗活。她常常要赶着奶车到田野里去，和别的女孩子们一块挤奶。在人手不够的时候，她还要运粪呢。她从来不走到大厅里去，因此也就不常看到拉斯木斯或爱尔茜，但她听到别人说过，他们两人的关系差不多说得上是恋人。

“拉斯木斯真是运气好，”她轻轻地说。“我不能忌妒他！”于是她的眼睛就潮湿了，虽然她没有什么原因

要哭。

这是城里赶集的日子。克劳斯·汉生驾着车子去城里去，拉斯木斯也跟他一起去。他坐在爱尔茜的身旁。……去时和回来时都是一样。他爱她爱得极深，可是却一个字也不吐露。

"关于这件事，他可以对我表示一点意思呀！"这位姑娘想，而且她想得有理。"假如他不开口说的话，我就得吓他一吓！"

不久农庄上就流传着一个谣言，说区里有一个最有钱的农夫在向爱尔茜求爱。他确实表示过了，但是她对他作什么回答，暂时还没人了解。

拉斯木斯的心里起了一阵波动。

爱尔茜的手指上有一天晚上戴上了一个金戒指，同时她问拉斯木斯这代表什么意思。

"订婚！"他说。

"你晓得跟谁订了婚吗？"她故意问道。

"是不是跟一个富有的农夫？"他说。

"你猜对了!"她说,点了一下头,然后就一溜烟跑走了。

可是他也溜走了。他回到妈妈的家里来,像一个疯子。他打好背包,要向茫茫的世界走去。母亲哭起来,可是也没有办法阻止他。

他从那棵老柳树上砍下一根手杖;他吹起口哨来,似乎很高兴的样子。他要出去看看世界。

"这对于我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母亲说。"不过对于你来说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离开。因此我也只得听从你了。依靠你自己和我们的上帝吧,我希望再看到你的时候,你又是那样快活而且兴致高昂!"

他沿着新的公路走。他在这儿看见约翰妮赶着一大车粪。她没有留意到他,而他也不愿意被她看见,所以他就立即闪到一个篱笆的后面,躲藏起来。约翰妮赶着车子走过去了。

他向茫茫的世界走去。谁也不晓得他走向什么地方。他的母亲以为他在年终以前就会回来的:"他现在

有些新的东西要认识, 新的事情要考量. 可是他会回到旧路上来的, 他不会把所有记忆都一笔勾销的. 在气质方面, 他太像他的父亲. 可怜的孩子! 我倒很希望他有我的快活脾气呢. 但是他会回家来的. 他不会抛弃我和这间老屋子的."

母亲等了很多年. 爱尔茜只等了一个月. 她偷偷地去拜访那个"半仙"..... 麦得的女儿斯娣妮. 这个女人会"治病", 会用纸牌和咖啡算别人的运道, 并且还会念《主祷文》和许多其他的東西. 她还晓得拉斯木斯在什么地方. 这是她从咖啡的沉淀中看出来的. 他住在一个外国的城市里, 但是她琢磨不出它的名字. 这个城市里有士兵和十分动人的姑娘. 他正在考虑去当兵或娶一个姑娘.

爱尔茜听到这话, 十分伤心. 她愿意拿出她所有的积蓄, 把他救出来, 可是她不想别人知道她在做这件事情.

老斯娣妮说, 他肯定会回来的. 她可以使一套法

术. . . . . 一套对于有关的人说来很危险的法事, 不过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 她要为他熬一锅东西, 使他只得离开他所在的那个地方. 锅在哪里一直不停地熬着, 他就得回到什么地方来. . . . . 回到他最亲爱的人正在等着他的地方来. 也许他要在好几个月以后才能回来, 但是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他肯定会回到这里的.

他一定是在日夜不停地. 翻山涉水地旅行, 无论天气是温和还是严寒, 无论他是怎样劳累. 他应当回家来, 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回家来.

月亮正是上弦. 老斯娣妮说, 这正是做法事的时候. 这是有暴风雨的天气, 那棵老柳树裂开了: 斯娣妮砍下一根枝条, 把它打成一个结. . . . . 它能把拉斯木斯带回到他母亲的家里来. 屋顶上的青苔和石莲花全被她采下来, 放进火上熬着的锅里去. 这时爱尔茜得从《圣诗集》上扯下一页来. 她偶尔扯下了印着勘误表的最后一页. 斯娣妮说"这也同样有用!" 于是就把它放进锅里去了.

汤里面必须有种种不同的东西,得不断地熬,一直熬到拉斯木斯回到家里来为止.斯娣妮房间里的那只黑公鸡的冠子也必须割下来,放进汤里去.爱尔茜的那个闪闪发亮的大金戒指也得放进去,而且斯娣妮事先告诉她,放进去以后就永远不能收回.她,斯娣妮,真是聪明.我们不知其名的很多东西也被放进锅里去了.锅一直被放在火上.发光的炭上或者滚热的炭上.只有她和爱尔茜晓得这件事情.

月亮圆了,月亮缺了.爱尔茜经常跑来问:"你看到他回来没有?"

"我明白的事情很多!"

斯娣妮说,"我看得见的事情很多!但我却看不见他走的那条路有多长.他一会儿在走过高山!一会儿在海上遇见恶劣的天气!穿越那个大森林的路是很长的,他的脚上起了泡,他的身体在发烧,但是他得一刻不停地向前走!"

"不成!不成!"爱尔茜说,"这叫我感到难受!"

"他现在停不下来了! 因为假如我们让他停下来的话, 他就会立刻倒在大路上死掉了!"

很多天又过去了! 月亮又圆又大, 风儿在那棵老树里呼啸, 天上的月光中有一条长虹出现了。

"这是一个事情验证的征兆!" 斯娣妮说。"拉斯木斯就要回来了。"

但是他并没有回来。

"还需要等很长的时间他才能回来!" 斯娣妮说。

"现在我等得烦了!" 爱尔茜说。她不再常来看斯娣妮, 也不再殷勤地带礼物给她了。

她的心稍微轻松了一些。区里的人在一个晴朗的早晨, 都知道爱尔茜对那个最有钱的农夫表示"同意"了。

她去看了一下农庄和田地, 家畜和器具。一切都陈设妥当了。现在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推迟他们的婚礼了。

盛大的庆祝连着举行了三天。大家跟着笛子和提